

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6周年特别策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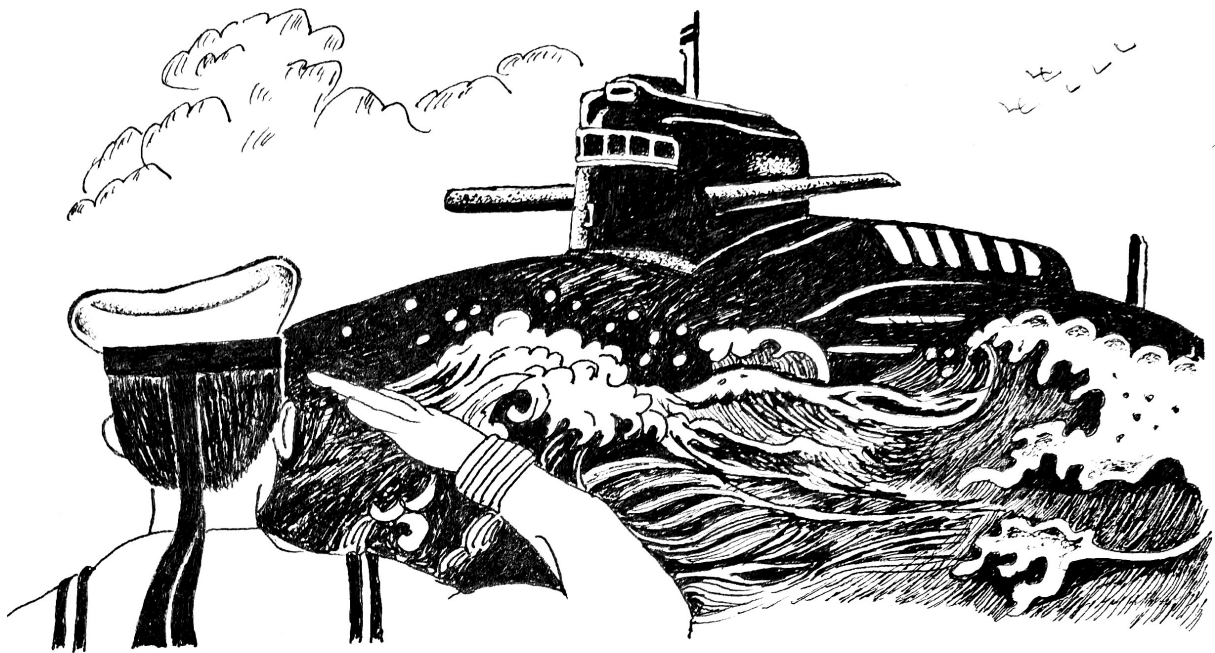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同事是“潜艇兵”

徐 昊

核心提示

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。
人民海军是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诞生的。

今年也是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组建71周年。1954年6月19日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，人民海军从此有了第一支潜艇部队。



插图：夏立新

去年秋天，单位大楼里新入职了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。因为分属不同的部门和楼层，所以我与他并不相熟，只是偶尔擦肩而过，或是因为开会短暂共处。但第一次见他，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身挺笔直，笑容真挚，尤其是眼睛，坚定而有光。

转眼到了今年初春，在一次全系统的活动上，我们恰好相邻而坐，于是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才二十几岁的他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，但也保留着军人的严谨和羞涩。

“你之前是什么兵啊？”终究我还是提出了这个疑问。

“潜艇兵。”他看着我回答道。

“嗯？什么兵？”明明听清了，我本能地又问了一次。

“潜——艇——兵。”他一字一顿地又回答了一次。他一边看着我，一边嘿嘿地笑了两声。我仿佛在他清澈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惊讶的样子。

说实话，虽然平时工作和生活中我接触到很多退伍军人，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现役军人，但是“潜艇兵”还是第一次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左思右想，似乎只有一个词能概括我对“潜艇兵”的印象——神秘。对，他们太神秘了，有限的信息只能让我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，但我深知，他们可大不一样了。

“怎么就去当潜艇兵了呢？”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，我想起哪个就先问哪个。

“那时大学快毕业了，军区来学校征兵，我就第一个跑去报名，而且还和辅导员说我要去最苦、最锻炼人的部队。当时呢，心想会被分去守边防啥的，结果成了潜艇兵，我都震惊了！”他越讲越兴奋，“其实吧，我承认，那时候太年少轻狂了，但是心里真觉得自己太酷了。”

“你们当兵时候的事儿是不是有很多都不能和别人说？”我似乎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。

“是！”他回答得斩钉截铁，接着说，“毕竟潜艇部队里很多事情必须保密。”被他这么一说，好奇的我也不敢乱问了。

“哥，你听过一首歌吗？不要问我在哪里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……我只能告诉你我在向你敬礼！”他看着满眼疑惑的我，接着说道，“这首歌叫《不要问我在哪里》，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《潜艇兵之歌》！”

说完，他一脸骄傲，可随即又顽皮地冲我眨眨眼，说：“所以不要问我在哪里哦！”

“看来你在哪儿当兵我也不能问了。”我被他的孩子气逗乐了。“旅顺口老虎尾。辽东半岛最南端的百年军港，也是潜艇摇篮，特别特别美，你去过吗？”他说。

“虽然老虎尾我没去过，但我知道那个地方，可那儿有潜艇部队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对于自己的孤陋寡闻，我心生惭愧。

突然，他正了正身子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，1949年4月23日，在渡江战役的炮火中，渡江战役指挥部组建了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部队，人民海军诞生了。但大家知道吗？今年也是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组建70周年。1951年4月，海军选调275人组建潜艇学习队，1954年6月19日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，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由此诞生。70年，潜艇部队从无到有，劈波斩浪；70年，潜艇部队挺进深蓝，向海图强！”

我被他突如其来却流利、生动的演讲小小地震撼了一下，他马上笑呵呵地解释道：“去年，我们学校让我回去作征兵演讲，我这好不容易背下来的稿子今天终于又派上用场了。不过今年海军都已经成立76周年了，我们潜艇部队也组建71周年了，哈哈哈……”我也跟着他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

“当潜艇兵是不是特别苦？”我又问了他一个愚蠢的问题。

“苦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真挺苦！”他又强调了一句。其实不问我也知道，肯定苦！当兵哪有不苦的，更何况是在海里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的潜艇兵。

“出海后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两个月，吃不到一点儿绿叶菜，只吃加热罐头和饼干，甚至到最后只有调味料。晚上睡觉是两三个人轮流睡一张只有半米宽的床，有的人在鱼雷下挂吊床、搭木板，还有的干脆抱着鱼雷睡。再加上轮机舱的温度都有四十多度，我们身上的汗水就没干过……”

他平静地说着，我听得却不平静。

“其实刚开始我有点儿打退堂鼓了，每天无休止的轰鸣、潮湿和始终散不去的霉腐味儿，还有那种压抑和憋屈，我都差点儿挺不住了……”说着，他还不忘做个鬼脸儿。

“好在你都挺过来了。”我虽然没亲身经历过，但我能懂那种近乎崩溃的无力感。

“哥，有件事儿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他看我的眼神里有严肃，但似乎还有脆弱。

“我当兵的第二年，正赶上战备，这种特殊时期我们所有人员都是穿全套作战服，全天不能离舰的，手机都上交了，连吃饭都是轮流吃。当时，有一个老兵，山东人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他老父亲突发急病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他家里人就联系了部队领导，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子，所以想问问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回老家一

趟，送他老父亲最后一程。可是，我们谁都走不了啊。”他说得很慢。

“后来部队领导特批，让他利用午饭时间回部队领手机，单独在一间屋里给家里人打了视频电话，他的老父亲是看着视频电话里的他咽气的……”

我已经明显地听到了他的哽咽。“陪他一起去的班长回来和我们说，透过窗口看到他肩膀颤抖着忍着哭，到最后一边朝着手机屏幕磕头，一边嚎啕大哭，所有人都跟着抹眼泪。哥，这件事过了四五天我们都没缓过来那个劲儿。”

鼻尖早已酸涩的我眼睛也雾蒙蒙了，我顿时觉得手足无措，只能拍了拍早已垂下头的他。“老兵都是好样的！你们都是好样的！”

“嗯！没有这些老兵带着，就没有后来我们这些新兵。真的，哥！潜艇兵都是好样的！”

看着他渐渐恢复朝气，我赶忙接上一句，“你才是好样的！”

“唉，我可不是自夸，我天生乐观、心态好，我们指导员都夸我天生就是当潜艇兵的料！”

“是啊，你在哪儿都会有蓝天、艳阳！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没错，这就叫‘百人同操一杆枪，拍着胸脯下大洋’！”他不由自主地昂起了头。

“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专业了，保密性太强了，也难怪我都不知道。”我赶忙转移话题，同时还在为自己对潜艇兵的“无知”而努力找补。

“哥，你说得对。”看来不被熟知、了解这件事他早已习惯。

“记得我刚参军那年，有一次到外地参加学习培训，当时的授课老师是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里的教授。教授在台上特别感慨，说现在报道海军水面舰艇部队万吨大驱、驱逐舰的新闻特别多，但却很少看到关于潜艇部队的报道。这时我发现前排一位其他部队的少校，他攥着拳头，好像纠结了好长时间，突然举起手喊报告。”

他举起手，模仿那位少校：“教授您好，我是某潜艇部队的士兵，我只想说两件事。第一，我们潜艇部队不是没有任务，是我们部队的性质就是高度保密，如果我们的出海训练、演习任务可以报道，每条都能上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海军》的头版头条。第二，我发言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潜艇兵有多伟大，也不需要大家觉得我们多了不起，我们甘愿对外面藏着掖着，只是想和大家说，有一天我们要是真的不见了，人民是不是记得我们，我们真的不在乎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是最壮丽的事业！”

听得入迷的我感觉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当时整个大礼堂安静了三秒，就三秒，然后那个掌声像暴雨一样越来越大。哥，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激动，我有多自豪，只要回想起来，我就热血沸腾！”

看着脸颊泛红的他，我都与有荣焉，从未当过兵的我，都快要被他那沸腾的军人热血灼伤了。

“对了，你目前负责什么工作？”我突然意识到还不知道他现在分管哪些业务。

“网络信息安全。”他依旧看着我说道。

“退伍到了地方，又一下子去管网信，是不是特别有落差？因为和之前保家卫国相比，现在也太屈才了吧。”我说。

“其实都一样，当兵的时候好多事儿保密，现在的工作也有好多事儿不能说，我倒是挺习惯的。”他说完看着我，我俩会心一笑。

虽然我不在这个部门，但对于他们的“不能说”我是知道的。

“那和当兵时候不一样的，今年春节你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吧？”

“唉……还真没有。”他挠了挠头。

“我家在外地，本来打算休一天年假提前回家，年三十就能在家过了。可是，哥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部门需要全年24小时值班值守，尤其是春节，值班肯定不能松懈。可春节值班表一出来，我一看，我排在了大年初一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后来，领导应该是听说我家在外地想早点回家，问我想串到哪天值班，要帮我协调。可是咱第一年转业就跟领导提困难，这哪行啊？！”他拔高了声调，接着说，“我当时就跟领导表态了，大年初一没问题，不用和同事调，反正我在部队都习惯了，没那么多愁善感。哥，后来你猜怎么着？”他突然卖了个关子，我不解地摇摇头，等他接着说。

“我寻思着反正大年初一值班，年三十我也走不了，我就去找领导，把年三十那天也安排我值班吧！这样，年三十值班的同事还能回家过年，我回老家后还能多呆一天。年三十那天我拖着行李箱就去单位了，大年初二一大早我交接完值班就直奔高铁站，那个激动劲儿像退伍后第一次回家一样！”他语气中全是雀跃。

“24小时值班确实辛苦，好在之后还能休两天。”我对他说，仿佛想安慰他一样。

“其实也不是，我们那个网信专网，一旦出现网络重大突发事件等就会提示，我们随时都要待命，有几次我晚上九十点钟还来单位处理工作。我们部门那些有经验的老同志才叫厉害，碰上特殊工作，有的连值班、再白班、再待命、再值班，在单位一呆就是三四天不回家。”我听出了他话语中的钦佩。

“以前我是‘潜艇尖兵’，现在我叫‘网信铁军’，和当兵时没两样，一样都敢于斗争、发声、亮剑，一样的默默无闻、赤胆忠诚！”他的话语铿锵有力。随即，他又有些羞涩地说，“哥，还有句歌词你肯定听过，‘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’，我觉得无论是说当兵时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，都合适！”

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！”我忽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。

“对对对！哥，你说得太对了！”他兴奋地说。

“我还知道，因为这是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对！因为我是潜艇兵，只为中国！”那一刻，他还和我初见他时一样，眼神真挚而灼热，坚定而有光。

